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六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卷六

寅戊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盡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 午

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 當五年

燕 閔公二十一年

魏 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 侯籍六年

韓 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 三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資治通鑑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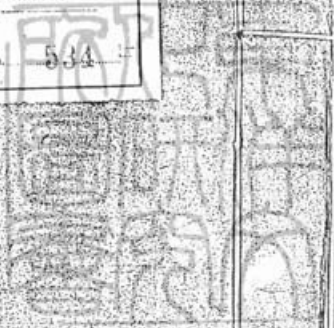
新加坡東亞大學東方學研究所
No. 534 七



資治通鑑綱目

南京師範學院學化文方庫

No. 534



所
圖
書







資治通鑑綱目第六

起庚申漢宣帝神爵元年
盡庚子漢成帝陽朔四年凡四十一年

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

東祠后土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

備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
有金馬碧雞之神遣褒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
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者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
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及至巧治
鑄干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
而不濶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斲策而
不進及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人馬

相得也。服絺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愀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登蟬蟪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竭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化溢四表。橫被無窮。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咄嗟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上頗好神僊。故廖對及之。後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諫大夫王吉謝病歸。王吉之術。由是悉罷。尚方待詔。

上頗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殿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世俗聘妻送女。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居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

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鷲。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

先零羌

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渠

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畔。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秋七月。充國引兵擊叛羌。叛羌多降。詔復遣

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

田湟中。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

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

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

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社

四望。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

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

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初。罕開。豪靡富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

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

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弁。滅能相捕。斬除

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朱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猶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既以絕糧，通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間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威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高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戰瘁，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开。

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彫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寇，罕开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开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开，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又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隱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

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弱死者數百。降新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旱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旱荒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旱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事。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解八。錢吾謂耿中丞釋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

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又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稊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絲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

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百戰而百勝。非善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二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漕。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激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窺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憤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

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陞。陞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從。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錄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突。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審。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莫。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嚴。燿。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

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
戰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往終不見利。空內自
不能。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歎。往終不見利。空內自
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歎。往終不見利。空內自
羅敷。魁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遂不
可復。留滯中亦未可空。如是。緣復更發也。臣愚以為
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
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得。之。便。而。後。
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
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
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
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
用也。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
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降斬各數
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以張敞為京兆尹。初。敞
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陽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
賞。傅相斬捕。國中遂平。王太后數出游獵。敞諫曰。禮。君
毋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傳母。今以田獵縱欲。為名。
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后乃不復出。京兆自趙廣漢。誅
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
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首長數人。召見責問。
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
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
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
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會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雖破。民無
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還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為民
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亮不能
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禁不能去。民好
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
不一也。貧人父兄囚執。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以赴財。

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恐不可復。古者歲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今有邊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百姓莫以為非。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今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天漢四年。嘗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彊請奪。至為盜賊。更不能禁。故曰不便。時亦以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啟議。

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夏五月。

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

國以處之。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饑

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種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

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

闕下。初。寬饒為衛司馬。故事。衛司馬見衛尉拜。謁常

使躬行。士卒廬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拊。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擢司隸校尉。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讒。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

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
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
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燕邪為
之不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
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
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
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
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庶莫不憐之。寬
匈奴虛閭

推渠單于死。握衍胸鞬單于立。日逐王先賢揮

來降。以鄭吉為西域都護。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始

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單于死。闕氏立。右賢王為握衍

胸鞬單于。虛閭權渠子稽侯獬。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

禪。使人至渠。渠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

詣京師。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

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漢之號。令班西域矣。烏孫昆

彌翁歸靡死。狂王泥靡立。初。翁歸靡願以漢外孫

下其議。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天子

重絕故業。許之。使常惠送公主。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

子泥靡自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自至。烏孫責讓不

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

端。無堅約。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天子從之。信無
負於四夷。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天子從之。信無
三年春二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諡曰
夏四月
以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

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
羣闖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
問。言曰。民間。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
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
陰陽。職當憂。時
人為知大體。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八月。益小吏俸。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
其益吏百石。以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
已下。俸十五。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
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嘗備車馬
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
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養孝弟。有
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咸升降揖讓。及郡
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

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
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
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
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死。為東
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行縣
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
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嗇
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入卧
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
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髡肉
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欵然。傳相教厲。恩
信周備。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
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四年春二月。赦。亦以鳳皇甘露。夏四月。賜潁川太

守黃霸爵關內侯

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

是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

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

子太。冬十月。鳳皇集杜陵。○河南太守嚴延年

棄市。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

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

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行蝗。延年曰

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

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

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

入府。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

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

民父母意義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

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

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握衍胸鞬。伐國中不附。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犍為呼韓

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胸鞬。握衍胸鞬敗走自殺。其民

眾盡降呼韓邪。握衍胸鞬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

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呼韓邪敗走。於是呼揭王

自立為呼揭單于。右與鞬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

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擊車犁烏藉。皆

敗走之。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併力尊輔車犁。屠耆

西擊車犁。又敗走之。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

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師侵齊。聞

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

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未終奉

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

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冬十二月朔日食。○殺左馮翊

韓延壽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

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稟議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滑城。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使掾史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

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

丞相丙吉年老

上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公為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有所附益。請逮捕繫治。詔左遷為太子太傅。匈奴呼韓邪

單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單

于呼韓邪襲屠耆屯兵屠耆自將擊之。兵敗自殺。車犁

亦東降呼韓邪。呼韓邪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其

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

為庶人。惲廉潔無私。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乃得

有過輒奏。免為其有行能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惲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

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事下廷尉。

廷尉安國奏憚怨望為詆惡言犬逆不道詔免為庶人

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

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班固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二月以黃霸為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舍鵬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張敞奏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與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不為條教者在後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史守丞對



時臣啟舍有鵬雀飛止丞相府吏多知鵬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啟舍來乃止臣啟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懈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指意霸甚慙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罪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惟懼近臣朕所自親

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寇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三月。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減天下口賦錢。○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

降者

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戌

卒什二○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

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

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

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夏四月朔日食

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殺故平通侯楊惲

惲既夫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

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閤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

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

曉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

行已虧矣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

羊魚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

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

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巾頓足起舞

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

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

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

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

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徒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

皆免官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子定

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

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
以治民寬饒，憚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
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愆，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
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
不亦甚哉！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邊都。
單于庭。

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

刺史。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

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奔繫獄。驗
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寬獄，使者出，奔家載尸自言。
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
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

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
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
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從者詣
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以韋玄成

為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

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
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
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

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
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憲王。數嗟嘆憲王
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像許

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
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
太子遂安。司馬公曰：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
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功業有巨細耳。

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者君子，有小人之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儒而不可立，聞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遠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脩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耳。其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也。若夫五霸則異是矣。其果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乎？其所以行之者，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砥礪之不可同年而語也。司馬氏譏宣帝言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是矣。而謂王霸無異道，不亦謬乎？**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匈奴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

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且戰死壯士，所有今兄弟爭國，不存第則在兄。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威匈奴，日削，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入侍。鄧文亦遣子入侍。**夏四月，黃龍見。太上皇太宗廟火。**

帝素服五日。烏孫國亂，遣使分立兩昆彌。烏孫

狂王暴惡失眾，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蘇殺狂王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帝遣高者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

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筭三十。珠厓郡反，夏

四月遣兵擊之○營平侯趙充國卒先是充國

骨賜安車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馬蹇謚曰壯匈奴款塞

請朝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

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

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

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

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

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窳鼠伏闕

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

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

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曰春

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或狄道里遠遠人迹

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

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借度失序以亂

天常非禮也

年庚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

塞下上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

鞍馬金錢衣被錦繡穀帛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

宿長平上還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

及諸蠻夷君長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

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

千斛給之單于請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

孫以西至安息諸國畫功臣於麒麟閣上以茂後

近匈奴者咸尊漢矣

朕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鳳皇集

新蔡

胡氏曰。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之間。子第殺父兄。妻殺夫。至二百餘人。不得稱爲

太平決矣。鳳皇何爲數來哉。豈宣帝自喜其政。臣下有窺見其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與以張敞所論。丞相霸卒。以子定國爲丞相。鸚鵡觀之。亦可見矣。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詔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

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段梁春秋。博士孫鷲生。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官家人子。得元成。五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

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烏孫公主來歸。主參之。自名曰鷲。字太孫。常置左右。烏孫公主來歸。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歸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待之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

四年冬。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

黃龍

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郅支徙居

堅昆

郅支聞漢助呼韓邪。自度力不能定匈奴。欲與烏孫并力。烏孫殺其使。遣騎迎之。郅支覺其謀。

擊破烏孫。烏孫去單于庭七千里。三月。有星孛于王良之。留都堅昆。

閣道入紫微宮。○帝寢疾。以史高爲大司馬。車

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祿

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班固

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或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率亂。推亡。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伴德。太子爽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宗周宣矣。

后皇后曰皇太后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赦○三

月立使行王氏為皇后○以公田及苑振業貧

民賦貸種食○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

省苑馬以振困乏○秋九月關東大水饑○以

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

獸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

什一而稅亡它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廡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工

作數千歲費鉅萬廡馬食粟將萬匹武帝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又以後宮女

置於園陵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墓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生惟陛下

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幸者勿繕

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司馬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

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敢發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師故地。

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下蕭望之周

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爲庶人。史高以外屬領

周堪爲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傳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還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結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與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問以白。



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睡臥輒被以危法，與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權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爲名儒，以備諫官。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爲奸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行，行藏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許大臣，望之親戚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親。」

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貴者。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傳。既下獄。宜因欲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罷黃門更生。皆免為庶人。

狗馬以禁園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

月立子鷲為皇太子。待詔鄭朋為太原太守。張敞先

蕭望之望之以為敬能吏任治煩亂材輕賜蕭望之非師傳之器上欲以為左馮翊會敬病卒

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關東饑秋七月

地復震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

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

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

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返恭顯以

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

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

後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

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訟辱

達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

日以託師傳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

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願等

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

奏顯等合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望之仰

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

活不亦辭乎。飲鳩自殺。天子聞之。驚。封子曰。曩國疑其
不就。牢獄。果。然。微。吾。賢。傳。神。食。海。江。哀。動。左。右。君。顯。等
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進。念。望。之。不
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冢。終。帝。之。世。是。歲。春。元。遂。以
顯。為。中。書。令。司。馬。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弊。害。也。夫
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
恭。顯。之。欺。亦。明。矣。卒。中。智。之。君。孰。不。慮。動。奮。發。以。底。邪
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
誘。恭。顯。纒。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
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三年春詔罷珠厓郡珠厓僭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

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
是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持詔賈
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成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
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

亦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徇治也殷周之地東
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
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
所能致也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
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役重寇賊並起是皆
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
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越之
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霧露
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棄之
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稍削之忿欲驅士衆
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飢饉保元元
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
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
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
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子定

國以為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校尉十一人。遂者二人。卒
士及轉輸死者萬人。費用二萬萬餘。尚不能盡降。今關
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民有
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捐之。誼曾孫也。夏赦○

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

奏○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

中猛堪第子也

四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三月

帝如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于參○六月

以貢禹為御史大夫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

弟子員數用禹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
抵齊三服官以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

士弟子毋置員民有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禹尋卒匈奴郅支單于殺漢

使者西走康居郅支單于自以道遠人恐漢擁護呼
韓邪而不助已因辱漢使者江乃始

等遣使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貢禹匡衡以

為郅支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

還言願送至庭許之既至郅支殺之自知負漢又聞呼

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王難為烏孫所困遣使迎
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難怨烏孫遂引兵西來塞
道死餘三千人康居王以女妻郅支甚尊敬之欲將其
威以脅諸國郅支數擊烏孫至赤谷
城烏孫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永光元年春郊泰時

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國極

人民流離陛下日撞土秦之鏢聽鄭衛之樂臣謹陳之

今天下幸甚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第郎三月赦○雨雪隕霜殺桑○秋帝耐祭宗

廟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

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毆張猛進曰臣

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

可聽上曰晚人不從橋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

德罷上始即位連年災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

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皇恐上書自

勅乞骸骨乃賜安車馬黃金罷就第

城門校尉諸葛豐是有罪免左

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

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

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

皇來儀周文開基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訟武王繼政

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

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如今者。元原其所以，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孰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測之憂者，開羣狂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狂成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暑令未能踰時而反，用賢未能三旬而退，二府奏議，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後則如莠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此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逐後邪之黨，壞散險陂之眾，杜閉羣狂之門，廣開眾正

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至，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第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前以堪為當誅，故言堪不可。賜爵為國養恩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上於是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為司諫。校尉不順。四時專作苛暴，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察諸已，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朕聞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司馬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

為朝野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耶。揚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實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糾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待詔賈捐之棄市。賈捐之與揚興善。捐之。何在哉。待詔賈捐之棄市。數短石顯。以故不待官。稀復進見。與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與。與。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國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為城旦。司馬公曰。捐之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

歸庭

二年春二月赦○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朔

日食○夏六月赦○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重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模範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和惠。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廢而感化也。朝有

變色之言。則下有專國之惠。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監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己。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泥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或見侈靡而放傲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赦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羣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先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胡氏例自此後。赦之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無事義者不復載。今從之。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

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大破之。隴西以羌反。詔丞相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尋與。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信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學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以饑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遠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則控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是羌人乘利

西以

諸種竝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地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二千人。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與賜奉世爵關內侯。

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冬十一月。地

震。雨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度不用

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緣役故也。

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

為太中大夫。堪卒。猛自殺。變在周堪。張猛者。貴問。

皆藉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莞尚書。尚書五人皆其

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

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邪。若當望之。欽鳩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冬

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

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至是行之。作初陵。不置邑。徙民

五年秋。潁川大水。冬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

帝寢廟園。從韋玄成之議也。以匡衡為太子少傅。上好儒術。

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
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
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
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
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設饗
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于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
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
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
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
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
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
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
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
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復時廣心浩
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

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
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
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
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禮之用
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
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
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
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
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
正家而天下
下定矣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大
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
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罷孝文太后寢

祠園

申

二年夏六月立子與為信都王○秋殺魏郡太

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

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為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

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顯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

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

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

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易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

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

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為

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雪，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

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

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

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

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權之。中

已論。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房曰：知

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地乎。願以為
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願充
宗族房。欲速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治
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許之。未發。復詔上之。房至
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言避卦不効。法曰。避人地
去。寒。漏水為災。至七月。漏水出。臣弟子承平。謂臣曰。漏
水已出。道人嘗逐死。尚復何言。且房可謂知通。未可謂
信道。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
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趨之。今
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母使臣塞
漏。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至陝。又言議者欲
隔地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欲
也。唯陛下母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微下獄。
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從房學。以女妻房。房察
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博因詭房所說。密語舍房為王
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願知之。告房博。非

謗天子。註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胡氏曰。君
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疎矣。
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固淺。陳
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
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
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
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
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
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下御史中丞陳咸
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獄 魏為城旦 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魏里。令朱雲
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李梁。少府五鹿充宗。廷尉
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
印何景。綬若若邪。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
聞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微言。

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
殺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
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下無
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
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
臣上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數
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
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年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
或稱顯以為不妬嚮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
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臣之惑君主也甚矣
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
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已而已平直
真實者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閏八月
真然後應之則衆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閏八月
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齊楚地震大雨雪

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丞

相○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

延壽討擊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始支

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

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言等死郵交因辱使

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善奇功與甘

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郵交威名

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
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數取勝久富之必
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驩為孫衆直指其城下
亡無所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
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是事必不從
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

欲止焉。湯怒投劔叱曰。大衆已集。會登子欲。以衆都廷。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請制陳言。其以衆。應曰。單于上壽。言屬國既。願入朝。見天子。其國單于。素大國。屈意。康居。護使。擲護將軍。來迎。恐左在。雲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廷壽。湯因。慶之。我爲。單于。建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享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富。羅極。舍度。且。盡。忍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海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大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鉅鼓。聲動地。康居兵引。郤。漢兵四面推。自。諸。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由。獲。以。昇得者。

四年春正月傳首至京師懸棄街十日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郵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廷壽。良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郵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棄街。蠻夷。却間。以示萬里。丞相匡衡等。以爲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

五年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復諸寢廟園寢。

疾久不平。以爲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徙濟陽王康爲山陽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單于。呼韓邪。

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婚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
良家子王嬌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
以爲西至燉煌。讀罷邊備塞更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
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臣
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
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
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
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
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成卒。示夷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因則卑順。疆則驕逆。前
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
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况單于能必其衆
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
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
塞。漢史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



今罷塞。則生煖易分爭之漸。五也。性者從軍多沒不
還者。子孫亡出從之。六也。邊人如婢愁苦。聞匈奴中樂
。餘年者多七也。盜賊然。點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百
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稱
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
始。卒有它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
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
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口諭
單于曰。單于上書。鄙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
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
防中國。在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
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
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
臣告語。甚厚。歸號昭君爲寧胡閼氏。三月。以張譚
爲御史大夫。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
又爲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修。敦



宜侍惟懼。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顯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官。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強堅開。確然。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以召信臣為少府。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夫。以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

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與獲則物入。甚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到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案驗。是為邸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曰：邸支單于囚殺使者。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斬邸支之首。掃谷吉之恥。且使呼韓喜懼。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勳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司馬法曰：軍賞不。月。欲民遠得為善之利也。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新。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

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廷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詔赦廷壽。湯。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帝取郵顯以為郵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郵吉。故亭封千戶。衛顯復爭。封廷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不復錄。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

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讚述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材氣。五月帝崩。班彪曰。元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五月帝崩。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送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復

罷諸寢廟園。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六

月太子驁即位。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

幸。上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自臨軒檻上。贖銅丸以擲。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

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

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德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王帝少弟。與太

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懼。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以責諸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觸，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者道積十餘年，名號係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遠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至是即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辨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臣又聞之。

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物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辛，路寢臨朝，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下幸甚。○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秋七月葬渭陵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

郡道死

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

劾奏丞相衛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顛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衛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

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衛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

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有星孛于營然羣下多是尊者衛由是嘿嘿不自安

室○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

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

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嘗有也大將軍鳳

懼上書辭職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優詔不許

冬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又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

之屬皆從匡衡之請也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

從匡衡之請也始親

祠南郊減天下賦錢筭四十○以渭城延陵亭

部為初陵○三月始祠后土於北郊○立皇后

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

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舉

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

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

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

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納讒。中生蒙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

親后妃之議。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

少戒之在色。小下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

事而夏大旱。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

若鞮單于立

呼韓邪嬖呼衍王一女。長曰頡渠閼氏。生二子。曰且莫車。曰囊知牙斯。少曰大

閼氏。生四子。曰雕陶莫臯。曰且靡胥。皆長於且莫車。呼韓邪欲立且莫車。頡渠閼氏曰。匈奴亂十年。今平定未

久。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

三年春二月。赦天下徒。秋大雨。京師民訛言

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

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官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還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

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

其議而鳳大慙恨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

許嘉上欲專委任王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

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杜欽谷永上對

盛嫉妬專上將越雋山山崩○丞相樂安侯匡衡有

罪免為庶人坐多取封邑四百項監臨盜所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四于肥累二○罷中書

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胡氏曰武帝置中書宦官三

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何其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

舅勢隆外家而廢置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

以則不徒然矣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復召直

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時上委政王鳳議者

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海夷賓服皆為臣妾諸

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百官盡互親疎相詰骨

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得陸之亂

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聽諛昧之

警說歸咎無辜倚異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陸

下議深察愚言抗違漏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感

好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母

意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依此秋桃李實

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隆
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以
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過
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
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禮九族忘其親親之恩
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
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方刺史奏事時
宜明申飭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細之
清河郡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
以閼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
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
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
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
力道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
丞相御史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
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九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
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王尊爲京兆尹 南山羣盜數百人爲吏民害詔逐捕
尹事旬日間盜賊清拜京兆尹 大將軍鳳奏以陳

湯爲從事中郎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
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戰克之將國
之爪牙不可不重故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今坐言事非是出
久擊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
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
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
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非所以爲死難之
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爲士伍會西域都護既會示爲

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爲士伍會西域都護既會示爲

鳥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燧煌兵以自救。大將軍
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琴
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
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
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雖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漢得漢
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行
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燧煌。歷時乃至。所謂
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
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
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

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為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或
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

內侯。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時許皇后專
寵。後宮希得

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

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

上疏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

微之間。未必可同也。今家吏不曉。壹受詔如此。且使妾

搖手不得。唯陛下察焉。於是采谷永等言報之。且曰。

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

之省。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傳不云乎。以

約失之者鮮。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

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

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秋。復太上皇寢廟園。給

中平當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減死刑。省律令。

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今天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
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

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鈎撫微細。毛舉設事。以塞詔而已。

午甲

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

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

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取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下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讓之

謀懷附親之心。便上從之。遣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沛

郡鐵官冶鐵飛○夏楚國雨雪大如徒山陽王

康為定陶王○悉封諸舅為列侯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

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免京兆尹王尊官。

復以為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土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

公乘與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

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傷害陰陽。為

國家憂。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傳致奏文。臣等竊痛傷尊。修職修威。信不廢。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

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審如御史章。尊乃嘗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愆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欺詐之路。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兩夷相攻。以陳立

為牂柯太守討平之

夜郎王興。鈞叮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為道

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社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粟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眾。以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滅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責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陳羽。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使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國。

末已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巴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於是薦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至。諭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斷頭。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粟牛羊勞吏士。西夷遂平。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

楚孝王囂。宣帝子。上叔父也。詔以其素行純茂。

持加顯異。封其子勳為廣戚侯。二月。捷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秋八月晦日食。求遺書

使以中秘書。頗嚴亡。

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

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河復決。復命王延世塞之。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貨。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三月朔日食。夏四月。

月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守揚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其司諫太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商。有司奏請召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曰。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竟相三日。發病。歃血而死。謚

侯。子弟親屬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以張禹為丞相。上為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為內不自安。數病。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相。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為。內。不。自。安。數。病。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

撫待愈厚。遂以為相。屬賓遣使來獻。初武帝通西域。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遣使來謝。孝元以絕域不錄。絕而通。及帝即位。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院非屬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送。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時。為。所。侵。盜。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尺六七。

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呼噪不測之深。行者躡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處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涉危難。罷敵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屬白山陽。從欽言。屬實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山陽火生石中。詔改明年元日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 ○冬下京兆尹王章

獄殺之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願。左右嘗薦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於是詔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氏子第分據。執官滿朝廷。社欽見鳳專政。秦重。戒之日。願將軍向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

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不以往事為纖介。留之京師。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後疾有瘳。共王因留國邸。上甚親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說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廷問。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搜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政。事以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願君之答。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

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

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蜀以私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逆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遣使就第。還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音侍中。獨側聽。聞章言。以詔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時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疆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

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子。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寬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杜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行其策。以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

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今
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為
馮翊屬令有揚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港有改過之
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
人得撤皆解印綬去又頻陽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
辨粟邑僻小易治令尹賞父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
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
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宣賞罰明用法平而
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性密靜有思下
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

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

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
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
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
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

遺老歷事三王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
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
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
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
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
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
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
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
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
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
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巨霍而弗肯稱內有
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繁互外戚僭
貴未有如王氏者物賦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
微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
出屋根亩地中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並立
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

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雖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接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白。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秋。關東大水。○定陶。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秋。關東大水。○定陶。

王康卒

蓋曰恭

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

徒作亂討平之

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

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

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

特進領城門兵

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

鳳頭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倍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

如子故鳳為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四年夏四月雨雪○以王駿為京兆尹

先是京兆有趙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資治通鑑綱目第六



